

游踪

# 生态田园大佛村古梨林



□ 施新弟 施伟玲 文 / 图

深藏洱源山水间的大佛村古梨林，是一处紧邻县城、天然小众的原生态田园宝藏秘境，古朴宁静，自然环境优美，百年古梨树成片成林，遮天蔽日，形态奇特，与白族民居、湿地、河流、草地、小城等相融共生。满目青绿，景色宜人，山水田园相映成画，韵味悠然，别有一番意趣，让人倾心眷恋、流连忘返。

夏日里，一脚踏入这片古老梨林，一股清凉的山风便扑面而来，梨林仿佛一道绿色的屏障，将酷暑燥热一下阻挡在外。林中数百株树龄逾百年的古梨树错落生长，历经岁月风霜，苍劲嶙峋、遒劲古朴，形态各异，肆意伸展交错，参天古梨树层层交错，枝叶繁茂葱郁，遮天蔽日，风光奇绝，处处苍翠。走近，仿若坠入碧海林波中，自成一派清凉近

境，丝丝凉凉，舒服极了。

一棵棵古梨树依势生长，随性散落于农家院旁、小溪河畔、湿地草滩和乡间阡陌，高低错落，疏密天成。粗壮老干饱藏时光年轮，虬曲的枝丫向上肆意伸展、交错缠绕，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在林间青石板栈道上漫步，头顶犹如撑着一把绿色巨伞，一路浓荫夹道相迎，清风拂面，蝉鸣鸟叫，融入这幅由古梨、草地、民居和溪流构成的浪漫油画中。大佛村，这座被成片梨林环抱的古老村落，也正成为人们消暑怡情的理想之地。

古梨与湿地相依，水草丰美；与“三坊一照壁”白族民居相融相伴，青瓦白墙、素雅飞檐衬着满目翠绿古梨；与田园、民居、山峦、道路、河流相映成景，勾勒出原生态又极具人间烟火气息的乡野画卷。沿着蜿蜒小径前行，一步一景一画卷，耳畔清风低语，四下静谧安然，

无城市那般喧嚣纷扰，更没有街巷的嘈杂人流，唯有古朴悠长、安宁恬适的乡野意趣，悠然闲适、祥和静谧。

在梨花季，这里又是另一副模样。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山遍野，洁白如雪，这是古梨林最有诗意的季节，像是给游人的一份温柔邀约，朵朵梨花盛开在人们眼前和心底，如云似雾，素雅清丽，与苍翠的树木相映，令人陶醉。风吹过，花瓣随之簌簌飘落，如漫天飞雪轻盈起舞，暗香涌动，沁人心脾。漫步于花海小径，脚下是落满的花瓣，眼前是开得如雪的花海，身后是古朴宁静的白族村落，还有由清澈流淌的溪水点缀，宛若闯入人间仙境。

古梨林的韵味，不仅在于自然风光，更在于它所承载的鲜活烟火气与独特的人文底蕴。古梨与田园、湿地相依相伴，清冽的溪水蜿蜒穿林而过，浸润一方沃土，也映照出古梨的情影。林间错落有致的白族民居，青瓦白墙，飞檐素雅，与满目翠绿的古梨相映成趣。林间人来人往，欢声笑语。生态绿洲，白鹤翩跹，万物安然相依，尽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情。高原水乡特有的田园诗意，与乡村生活气息在此完美融合，勾勒出一幅极具烟火气息的乡村画卷。

走进梨林里，可随心放飞自我：穿梭于古梨、溪流与草地之间尽享乡野徒步乐趣；成片古梨、丰美水草、白族建筑、清澈溪流，每一处都是绝佳的取景点，随手一拍都是古风大片；寻一处树荫席地而坐，看书、发呆、听音乐，尽享难得的静谧时光，治愈身心；走进古村落，参与刺绣、雕梅、乳扇制作等传统手工艺民俗体验，感受民族风情；夜晚可以在开阔草地上露营，抬头是璀璨星河，耳边是鸟鸣与风声，体验古梨林别样的浪漫……远离城市喧嚣，静守田园一隅。

大佛村古梨林的清晨，是伴随着啾啾鸟鸣苏醒的。薄雾尚未散尽，一夜小雨，梨林被洗刷得一尘不染，泥土和树木的清香扑鼻而来，让人忍不住靠近。林间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游客和带着孩子穿梭在林间嬉戏玩耍的家庭，拍摄婚纱照的、写生绘画的、网红直播的，还有携手漫步的情侣、相约赏景的好友、茶余饭后锻炼身体的人们，欢声笑语之间，大家驻足拍照打卡、静坐休憩，漫步赏景，脸上洋溢着轻松愉悦的笑容，尽显小城近郊游的闲适与美好。在这里，能与自然相拥，与文化相融，每走一步都感觉在跟古梨树温情对话，仿佛在这一方寸天地间，可以沉浸式地感受洱源乡野独有的诗意与时光。

## 大理掌故

# “甲于滇中”的鹤庆文庙

□ 母锡鹏

早在三千多年前，大理各族先民就创造了灿烂的“洱海文化”；南诏、大理国时期，文化进一步得到全面发展；元、明、清时期，大理建文庙办书院，推行儒学。在众多的文庙中，规模与影响最大的当数被徐霞客称为“文庙宏整，甲于滇中”的鹤庆文庙。

据清康熙《鹤庆府志》记载，文庙“创自元世祖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历前明及我朝，或改建，或修缮，屡有兴作”。《鹤庆府学庙碑记》详细记录了文庙的规模：“考庙之制，皆向南，盖自通衢北入，东西有兴贤、育才二坊，坊之中间为泮池，池有石桥。直池东西而少后有二门，池之北为戟门，三楹，南向，广四十六尺。戟门左右复有西翼门，亦南向，共十有二楹，广百八十尺。由戟门而进若干武，则为大成殿，殿即元化寺佛殿基也，南向，广七十尺，崇五十尺。两庑，十有六楹，东西向，广百有九尺。殿之后有明伦堂五楹，南向，广七十五尺。堂东西有斋各三楹……”

地方史料表明，明清时期鹤庆文庙培养的学生，累计有贡生403人，举人297人，他们各具风采，多有建树，出现了父子翰林、兄弟进士、叔侄进士、一门三书家、抗法三将领的盛况。

鹤庆文庙又名先师庙，位于云鹤镇西南角的鹤庆县第一中学内，是鹤庆县历史悠久的建筑物，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明平定云南后，文庙虽得到修复，但当时规模较小。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并元化寺地基，开始大规模修整文庙。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

秋，建大成殿和棂星门、戟门，修建“兴贤”“育才”二坊，建泮池。由戟门进去数十米为大成殿，有两庑，殿后建明伦堂和尊经阁。阁后开辟了采芹亭，亭旁垒石山，山植松柏，建拟杏台，辟有莲池，设训导室、教授室等。

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进一步修整文庙，由名宦祠、乡贤祠、东西庑、大成门、先师庙、崇圣祠等组成。建筑规模较前更加宏伟壮观，是当时文人墨客汇集之所。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文庙改为县立鹤庆中学校址。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增办为鹤庆师范。现为鹤庆县第一中学校址。

文庙大殿雕梁画栋，巍峨庄严。殿前天台下正中嵌有云龙石刻，龙身隐于冉冉祥云之中；有木雕蟠龙4条，盘结于庙一、二层间支撑转角处，昂首翘尾，舞爪戏珠，其神态之逼真、工艺之精巧让人称赞。殿堂内有4根两人合抱的楹柱，高大粗壮，质地优良，据说其中有两根柱子材质为楠香木。中间楹柱上悬有清乾隆皇帝旧句楹联，墨底金字，庄严大方，给人以肃穆之感。数百年来，不少鹤庆儿女在此学习。可以说，鹤庆文庙既是历史悠久的学府，又是典型的古建筑，对于研究大理教育史有重要价值。

从古至今，鹤庆之所以能在前进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战胜自然灾害，经受历史洗礼，成为“文通武达”的地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教育，再穷的人家都把供子女读书作为家庭第一要务，形成了“文风蔚起，人才辈出”的良好风气。

## 民俗巡礼

# 天峰山上踏歌来



□ 李晓亮 文 / 赵功修 图

当第一缕春风穿林而至，彝家人吹响嘹亮的过山号，拿出压箱底的衣裳，欢聚于天峰山，共度天峰山民族歌会，向世人展示一场视觉与听觉的华美盛宴。

“每逢二月十五，四方民众蜂拥附，云集天都，吹笙鼓舞，夷人尽欢腾之，歌尚存上古之淳风。”这一乾隆年间流传下来的碑文，详细地描绘了天峰山歌会的前世今生。相信许多人第一次参加歌会时，都只能在熙攘的人流中得以窥视，也都会惊叹于彝族文化的异彩纷呈，也为天峰山道教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折服。上万人打着歌场载歌载舞、对唱山歌……虽然撒有松针，却也跳得灰尘漫天，观众几乎不得不捂住口鼻，可歌者舞者却依然自得其乐，唱跳依旧。而此时在三天门还有诵经拜唱、洞经音乐等道教祭祀活动，庄严神圣，与打歌场相比又是另外一番光景。

天峰山歌会最让人震撼的，莫过于每个参与演出的打歌队服饰各有特色，绝不相似或雷同，虽都是彝家儿女，这节日的盛装就颜色而言却各有差异，折衷红蓝绿相间，显得庄重适宜；黑直则衣如其名，以黑红为主，像极了彝家火塘的漆黑和火焰的暗红相互交织，烂漫热烈；虽然同是红色，力必间却是如鸡血石般鲜红欲滴，像极了阳春三月枝头的杜鹃，满眼是欢喜；千层直则多呈翠绿或者湛蓝，如同春风里窈窕的杨柳，弥漫着希望的气息。各村展演的《正音歌》《顺河跳》《打歌来》《葫芦笙舞》等特色舞蹈在场内飞舞，竞相诉说着各支系的起源与传承演变，都是独一无二之盛世欢歌。松针的清香、欢快的舞步、淳朴的笑容、优美的服饰、独特的文化共同融汇在打歌场上，无不彰显着彝家打歌文化的神秘悠远，让现场变成欢乐聚会的大舞台。

“打歌打到太阳落，踩起黄灰做成

药”。当彝族姑娘的银饰挂上斜阳，篝火熊熊燃起，一轮明月早出东山，男女老少手拉手、肩并肩，围成一圈又一圈，围着篝火踏歌起舞、共同狂欢，沉浸在欢乐之中，诉说着无尽的美满与期盼。天峰山歌会是每一个普通人的记忆和灵魂，哪怕你身在他乡或远方，也都是刻在骨子里抹不去的记忆。

花开花落，时光流转，天峰山歌会也由单纯的歌舞展演逐渐演变成集非遗展示、品茶听琴、美食餐饮、物资交流于一体的民族盛会。民族乐器展演、彝族打跳、山歌对唱，欢笑此起彼伏……非遗展演热闹开幕，各项非遗展示活动和农特产品争相亮相，感受非遗之美、品味乡土祥云。若是走得累了、跳得累了，可席地而坐品一壶韵味悠长的雀嘴茶，也可就近择一处小摊点来一碗彝家羊汤，非遗体验和美食品味会让你不虚此行。

我曾一直想，数百年前，天峰山的打歌场里，到底行走着怎样的一群人？他们身上究竟闪耀着怎样的光华，才让后来人如此向往？后来我才明白，天峰山歌会最动人的魅力，便是每一个长舒广袖的舞者，都展示着作为普通人的自豪与赤诚；每一个踏歌游春的远客，都渴望沾染天峰山“不与群芳同列”的灵气；每一个声振林樾的歌者，歌声里都充满了为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或早已登仙而去，或一生白首青衫，或至死不见经传，但是每一个歌者都倾情参与，热烈且奔放，他们都明白生活的真谛，那就是自己知道并喜欢着自己的美好。

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记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梦想。天峰山歌会是我们心中一场繁华的春梦，它以霓裳羽衣为华裳，以泽被苍生为夙愿，只要翻开一卷诗卷，只要重听一曲曲清歌，天峰山歌会的历历风华便全都涌现到了眼前，化为亘古不变的柔情，而芸芸众生都是舞者，皆在天峰山的前世今生里尽情潇洒，直到人间向暖、云归故乡。

# 一篱藤萝静静开

□ 姚静

我曾在剑川县金华镇生活过一段时间。

金华镇是一个古镇，有着青石板铺就的幽深巷道。巷道两旁是院落方正的老旧房屋，其中有不少是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那些房屋大多有一道修建精致的院墙，古旧的青砖瓦砌出飞檐翘角，下面配以精细的木雕图案，有呈祥龙凤，有报春红梅，也有富贵牡丹……那正是无端寻愁觅恨的年纪，我时常在那些幽深曲折的古巷里徜徉，似有满腹古巷悠长的心事。

一个春日的黄昏，我偶然看到一户人家的院落里有一棵紫藤。从敞开的院门看进去，那棵紫藤在院墙下，主人特意给它搭了一个高高的花架。它褐色粗壮的藤干弯弯曲曲地爬满了花架，淡紫色呈穗状的花一串一串，一簇簇密密匝匝地垂下来。那花开得繁盛极了，仿佛那户人家的院落里晾晒着一匹宽大的紫色绸缎，又像是挂着一道翻卷着紫浪的瀑布。

我在那户人家的大门前驻足良久。盈尺的紫藤花串，由近百个蝶形小花组成。蝶形小花朵朵精致玲珑，

如水晶般晶莹剔透，它们挤挤挨挨地长成一串儿，紫紫密密，嫩嫩的叶子反衬花朵挤得稀稀疏疏，只见零星几片了。落日的余晖穿透花枝，在花瓣上闪闪烁烁，朵朵小花幻化成苍穹里的星星，泛着清冷悦目的光泽。满院绽放的紫藤花透出一股圣洁端庄的气息，一种诗意的美在空气中奔涌翻腾，扑面而来，令我屏息静气，在心里暗暗感叹：花儿也算是世间美丽神奇的存在之一了。有风吹过，紫藤沉甸甸的花串微微摇曳起来，柔嫩的花瓣你擦着我，我碰着你，却无声无息，不像树叶那样会哗然作响，但是在我的感觉里，那满架的花儿在窃语、在悄笑，它们声如银铃。

我一直认为紫色是一种很难与其他色系搭配的颜色，它过于典雅。这一树紫藤花，除了还未完全生长开的花外，它似乎不容许其他颜色闯入，满树是深紫、浅紫、粉紫、淡紫——同是紫色，它们或明媚，或深沉，或亮丽，或沉郁……紫藤花极致地热爱着自己专属的颜色。

我转到那户人家的院墙下，有几串紫藤花从那里越墙而出。我伸手去抚摸那出墙的秀色，几片紫色花瓣精巧地

拢在一起，拥着一丛曲曲卷卷的蕊，凑出一朵温婉的小花来。那花瓣的紫色不是一味的紫，它像一滴正在浸渍开去的紫色水粉，由深及浅，由浓转淡，好似一支毫毛细笔在绵绵不绝地渲染，又似弥漫在心头的一阵轻愁，无端地驱之不散。一朵轻轻薄薄的小花落在我的手心里，如一只栖息的蝴蝶。

满树深淡淡的紫藤花相依相偎着，在古巷深处静静开着，隐隐约约有花香弥漫。

那一个春天，我又特意绕道从那户人家的大门前走过几次，只为看那一棵紫藤花在花架上交错、重叠、缠绕、牵绊……看那一份高贵又淡然、明艳又素雅的美丽肆意泼洒。直到夏天来临，紫藤花谢了，像一场紫色的雨，星星点点的花瓣纷纷委地成泥，只剩深绿的叶子，院落里显出一股幽寂荒凉的气息来。

紫藤花的花语是：醉人的恋情，依依的思念。它花开时的热闹，凋谢时的冷清，恰如这人间世事。让少年的我明白些许：世间万物皆有零落时，不论早晚，离散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心中藤蔓般牵牵绕绕的烦忧，也就淡了。

那一个春天，我感到格外的宁静和安然。



## 随手拍



## 三月街上唱新歌

拍摄时间：5月4日  
拍摄地点：大理三月街对歌台前  
作者：严镇成